廣東新語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山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四 水語

► 石語

西江

西有三江，其一為漓，一為左，一為右。右江至潯而彙左為一，而右江之名隱。左江至梧而彙漓為一，而左江之名亦隱。惟曰西江。西江在西粵為三，在東粵為一，一名鬱水。唐誌稱，南海名山靈洲，大川鬱水，亦曰牂牁江。予以其源遠委長，經流四省，可為一大瀆，而峋嶁碑有「南瀆衍享」之語，因名之曰南瀆。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，故南海一名牂牁海，亦曰牂牁大洋。南海固以江而重也，則祠牂牁於廣州以為南瀆也亦宜。牂牁者，江中兩山名。左思雲吐浪牂牁，西江之水。以牂牁之山為始，以厓門之口為終，牂牁其亦西江之岷山也。

牂牁江即今巴盤江，黔之水惟此為大。由滇阿迷、羅雄，徑廣南泗城、田州乃至粵。自廣南以上，皆崎嶇不通舟楫，而唐蒙以為一奇，欲從夜郎浮船製南越，計亦疏矣。光武時，牂牁大姓龍、傅、尹、董氏，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，自番禺江奉貢，蓋陸至廣南乃由水道耳。用兵貴取奇道，然深入人國，其勢在分，武帝攻南越，兵分五路，其命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，特以為奇耳。正兵以下橫浦為先，下橫浦至番禺，水道平而徑，故樓船先至尋狹。

西江發自夜郎，盡納滇、黔、交、桂諸水而東，長幾萬里。然趨海之道，苦為羊峽所束，咽喉隘小，廣不數武。霪雨時至，則狂波獸立，往往淹沒田廬人畜，民居城上，南門且築三版。故老言，伏波平定側、貳，築堤於其國，使交水不為粵患。自是交人恒虞泛濫，

賄粵吏去石一版，遂以我為壑。考《水經注》，馬文淵積石為塘，達於象浦，蓋以防交水之患也。文淵此舉，與史祿皆有功於粵。粵之上遊，如洭，如漓，如橫浦，如湟泂，皆湍急多石，其可舟行者，或皆史祿所鑿，不止靈渠。自史祿鑿靈渠，而兩伏波賴之以下樓船，唐蒙所以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，亦以祿嘗開辟此道雲。

南江

南江，古瀧水，一名晉康水。其源出西寧大水雲卓之山，會雲河鬆抱坎底上烏之水至大灣，又會東水至德慶南岸入於西江。予詩：「西江一道吞南北，南北雙江總作西。」北謂湞水，南謂晉康水也。西江之源最長，北江次之，東江又次之，南江最短。然其水清於西江，西江歲五六月必暴漲，瘴氣隨之而東而南，飲者腹脹。惟北江絕清，潮之力僅至中宿，故禺峽之水，甘冽不減中泠。流至羚羊峽外，每厓門潮至，由截西江之水使逆流，或半入於北江，而北江之水濁矣。江間見泡沫色黑，即知天將寒，風雨且至，白則否，西江亦然。

三水

三水者，自肇慶而來者曰湟泂江為一水，自清遠而來者曰湞江為一水，自廣寧而來者曰綏江為一水，皆會於三水縣東南之昆都山下，是為三水。《志》以湟泂、湞二江達於廣州入海者為一水，非也。綏江至四會，會龍江顧水，東南出南津口以入湞江，又分一支。西南出清岐口以入湟泂江，其水甚大，不減湞江，一源而二流，西北二江皆受其灌注，可以為一水與二水參。夫以一水而能灌注二江，天下之所少。入西江以為上流，入北江以為下流，而不得合西北二江以稱三水，此前人誌山川者之疏也。

漲海

萬州城東外洋，有千里長沙，萬里石塘，蓋天地所設，以堤防炎海之溢者，炎海善溢，故曰漲海。《後漢書》云：交趾七郡獻貢，皆從漲海出入。漲者噓吸先天之氣以為升降，氣升則長，長則潮下虛，下虛十丈。則潮上贏十丈，氣降則消，消則潮下實，下實一尺，則潮上縮一尺，皆氣之所為，故曰漲。凡水能實而不能虛，惟漲海虛時多而實時少，氣之最盛故漲，若夫颶風發而鹹流逆起，大傷禾稼，則氣鬱抑而不得其平，亦漲之說也。漲海故多颶風，故其潮信無定。雷州調黎之東，一日兩潮而兩汐，西則一。調黎之潮，東消而西長，那黃則西消而東長，其風不定，其潮汐因之，風者氣之所鼓者也。平常則

舊潮未去，新潮復來，常羨溢而不平，故曰漲海也。或曰漲海多瘴，飲其水者腹易脹，故入漲海者必慎其所養，亦一說也。

海水

炎洲之水，其邊大洋以北者，清而紺。邊大洋以南者，碧而黑。西漲暴下則黃濁，黃濁故淤泥壅積以成田。碧而黑，則性勁味鹹，水鹵所生，火膏所發，鬻之可成鹽末。故凡海水，秋冬鹹而春夏淡，鹹則益清見底。諺云：「鹹水清，淡水濁。」「鹹水滿洋，不如淡水一掬。」言淡者雖濁而可食也。虎門外之水重，鹹也。虎門內之水輕，淡也。舟入虎門，則低五寸，出虎門，則高五寸，水鹹故有力也。凡下海之船日以輕者，水鹹且勁，入木而木質堅，故輕也。上江之船日以重者，水淡且柔，入木而木質鬆，故重也。入夜則海水純丹，火光萬里，波浪乘風，如千萬火山衝擊，物觸之輒生火花，鹹故生火也。然海中生火，亦嘗不必以鹹，凡水中必有火也，天地間水不足則火不生，海者水之至足者也。火之體虛，必麗於物而明，水亦其所麗之物也。水貴乎行，火貴乎畜，畜於山亦畜於水也，故海色之碧與味之鹹苦，皆火之所為也。董子謂火至陽而有涼焰，此涼焰也。木華謂陰火潛然，此陰火也。邵子謂有溫泉而無寒火，此寒火也。大抵火生於山與生於水皆半，山之光，火之所為，水之光亦然。火在山則陽，在水則陰，在山則熱，在水則寒。而南海獨稱炎海者，既接暘谷，復邇扶桑，其精氣與日相摩而生火，故曰炎海也。

出澳門，其水純黑，至瓊海則藍。其分界處水，一藍一黑不相雜，舟人謂之海令。蓋水積厚則純黑如靛，以鹹故兼碧色，淡則黃白，其鹹淡同流，當中必有一直路，兩色判然。然掬之在手，黑者亦清，黑者水之真色。又海大天色沉冥，日月為之不曜，兌之一陰與天同玄，故水黑。

凡潮水兩邊落至三尺，中間潮心乃高，潮心者俗謂之令水，令者界也。潮心行乎江中，其白如雪，明明可辨，故曰界。以其在江中流，故曰潮心。心從中而行，獨高出於左右之流，蓋坎中一陽之象，坎之心享以此。水非火之力不流，水之流，地二之火所使也。天一能生水而不能流，須地二生火以流之，地二之火陽火也，無形之火也，有形則海中之陰火也。故夫求陽水於火中者必於山，求陰火於水中者必於澤。新安海中之火，每成塊，大如車輪，隨風入城，人驚以為天降火也，風止即旋消滅。以陰火故著物不焦，得濕而愈炎，以水折之，則光焰至天，物窮乃止。蓋陰火喜濕，陽火喜燥，陽火可以水滅，陰火可以火滅，以濕伏陽火，以燥伏陰火，其理一也。

凡江陽而海陰，陰故海水重而沉，陽故江水輕而浮。新安灶丁煮鹽，俟潮至取注缸中，以飯粒試焉，飯粒之所止，乃可分其鹹淡，鹹則留之，淡則去之。蓋海水陰，有力而能任重，故飯粒止而不沉，能勝飯粒，則可以為鹽也。鹽與火同類，鹹故生火，火故生鹽，火者鹽之本也，陽也；鹽者火之末也，陰也。凡人食淡則血紅，淡陽也。陽純故紅。食鹹則血黑，鹹陰也，陰純故黑。水者天地之血也。

祝融之汪，南海也，停水曰汪。楚曰汪，閩廣曰洋。從廣州虎門而出，水皆曰洋，在東為東洋，西為西洋。五月南風大盛，舟始開洋，亦曰飄洋。從洋皮觀水，近低遠高，如千重雲山，上接霄漢，與在江湖觀水，近高而遠低者不同。每望黃氣，知有人煙國土，白氣知有山峰，黑氣則水，是謂望洋。洋中空曠，風起即知，落帆下矴亦無恙。惟經山島防旋風，若漏發，載重難尋則沉溺矣。然舟不能輕，輕須以土石實之，風浪既大，非重載不能鎮壓也。

萬州一港，四圍有天然石堤，常伏水中不見。港頗寬廣，海艟爭避風其中，稍不虔，則港口忽生一沙橫塞之，須祭禳乃滅。蓋海中沙礁，時有時無，皆有鬼神於其間。

廉州海中，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，聲若雷轟，名三口浪。相傳舊有九口，馬伏波射減其六。予有《伏波射潮歌》云：「後羿射日落其九，伏波射潮減六口。海水至今不敢驕，三口連珠若雷吼。」

瓊州以海水占年，凡海水熱則荒。諺曰：「海水莫熱，禾穀將結。海水其涼，禾穀登場。」

潮

廣人以潮汐為水節，或日一潮而一汐，或日兩潮而兩汐，皆謂之節。其在番禺之都，朝潮未落，暮潮乘之，駕以終風，前後相蹙，海水為之沸溢，是曰遝潮。一歲有之，或再歲有之，此則潮之變，水之不能其節者也。若以歲之十月，自朔至於十有二日候潮，朔日潮盛，則明年正月必有大水。二日則應二月，日直其月，至於十有二日皆然，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。蓋水之神於節者也，然大率潮與月相應。月生明則潮初上，月中則潮平，月轉則潮漸退，月沒則潮乾。月與日會，則潮隨月而會，月與日對，則潮隨月而對。月者水之精，潮者月之氣，精之所至，氣亦至焉，此則水之常節也。蓋水與月同一坎體，

故以月為節者，在在有常，而以日為節者，在在有變也。餘靖云：月之所臨，則水往從之。故月臨卯酉，則水漲乎東西。月臨子午，則潮平乎南北，彼竭此盈，皆係於月不係於日是也。

張潮謂潮者氣之所為，故謂潮應月可也。謂水往從月，潮係於月則不可。《臨安志》云：潮汐往來，天地之至信。氣升而地沉，則水盈而為潮，氣降而地浮，則水縮而為汐。然謂水隨氣而往來可也，謂水因地而盈縮則不可。嘗有候二海之潮者，謂平於東者嘗先，平於南者嘗後，每差三時，又有謂北水南來則潮長，南水北來則潮落。夫潮長何以自北而南哉，蓋河圖一六水居北，後天卦位，坎亦居北。夫北，水之彙也，氣之關也。天地之喘息，一翕一張，而潮之長落因之。氣之張於地也，則水自北奔南而潮長，張之極，則水益南而潮平。張極而翕，翕則水北還而潮落，夫惟氣之張翕無停機，故潮之長落應期而不爽，若夫小大早晚之異。《臨安志》又云：當卯、酉之月，則陰陽之交也，氣以交而盛，故潮之大也，獨異於餘月。當朔望之日，則天地之變也，氣以變而盛，故潮之大也，獨異於餘日。蓋時有交變，氣有盛衰，其氣機一與月應，故謂海潮應月，理亦昭然。若夫踏殘之水，則天地餘氣，吸將盡而復出也，春夏晝有踏殘，晝之永也。秋冬夜有踏殘，夜之永也，永故餘氣復出也。若夜短則汐水無踏殘，晝短則潮水無踏殘矣，蓋皆乘氣而往來也。袁昌祚云：有人於北海往來，見正北一望，海皆平水無潮。返東北隅，始漸見潮有消長。蓋正北方位，先天為坤，後天為坎，皆天一始氣。潮從此生而常平，漸乃通諸四海，若循環然，大率應晝夜子午二氣為消長之候，有不盡由於月者。雖月常一月而一周天，潮亦常一日而一周地，然皆以先天之氣，流行於後天之方位，世儒烏所據而雲月配先潮配後也。

廣州潮

廣州潮，以朔日長，至初四而消。以望日長，至十八而消，謂之水頭。以初四消至十四，以十八消至廿九、三十，謂之水尾。春夏水頭盛於晝，秋冬盛於夜，春夏水頭大，秋冬小，故防倭者，自清明前三日，至大暑前一日，謂之春汛。春汛為大，以水頭故，言大汛也。自霜降前一日，至小寒前一日，謂之冬汛。冬汛為小，以水尾故，言小汛也。漁者歌云：水頭魚多，水尾魚少。不如遝潮，魚無大小。遝潮者潮之盛也，一名合遝水，水之親舊者，去來相逆，故曰遝。遝，重遝也。當重遝時，舊潮之勢微劣，不能進退，魚去而復來，故多。魚大者始能乘潮，故大。遝潮者漁人所喜。又粵人以為期約之節，予有《遝潮曲》云：「與郎如遝潮，朝暮不曾暇。歡如早潮上，儂似暮潮下。」又云：「兩潮相合時，不知早與暮。與郎今往來，但以潮為度。」

瓊潮

瓊州潮，每月不潮不汐二三日，冬不潮不汐三四日，八九月潮勢獨大。夏至大於晝，冬至大於夜，二十五六潮長，至朔而盛。初三大盛，後漸殺。十一二又長，至望而盛，十八大盛，後又漸殺。大抵視月之盈虛為候，以為隨長短星者，妄也。以為半月東流，半月西流，亦非也。蓋地形西北高，東南下，瓊、雷兩岸相夾，見水長而上，則以為西流。見水消而下，則以為東流耳。然陳讓云：天下潮汐消長皆同，惟瓊海兩岸，東西異流。每南岸水流東而長，則北岸水流西而消；北岸水流東而長，則南岸水流西而消。同此一海，兩岸異流，彼逆此順。然東流日僅廿四刻，西流則計時有九，又或數日不流，蓋伏流也。天妃廟碑言：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，至中流始有怒濤，乃東西合流處所，所謂中洋合巢浪也。過此可勿戒心，如風大則半日可渡。又歲三月二十三日，天妃渡海南，必有北風，舟楫宜候之，以是日須臾可渡。是日廣東邊海地，亦皆有風雨。

惠州西湖

羅浮介廣、惠之間，為二州所瞻。今行者歌云：「下不見羅浮是廣州，上不見羅浮是惠州。」其厚阯盤回數百里，支走通衢將並海，復奮起為揭嶺，其勢逆趨而上，蜿蜒不斷。至惠則攢巒疊巘，如扆如屏，為一城之擁蔽，其靈秀皆瀦於西湖。而惠環城皆水，龍川、淡水會為江，而縈於左。槎溪、濂泉彙為湖，而漾於右。右則密邇羅浮，為朱明之水所歸。於是湖遂為羅浮之有，而曰羅浮西湖。羅浮上有神湖、瑤池與海通，下有西湖與江通，以其在惠州西，故曰西湖。又以惠有豐山，自疆西迤邐而止於湖，而湖中之利弗禁。魚、鱉、菱、荷、蓴菜之屬，施於民者普，故曰豐湖。湖回環二十餘里，分裏外湖，為三堤間之，水頗高，注江如建瓴，恃三堤以為蓄泄，故堤歲必修築。三堤各長里許，有橋六，曲曲相通，中有漱玉灘、點翠洲、明月灣及大小島嶼。每當煙雨之際，乍有乍無，遠近望之，有海上神山之勢。吾粵故有三西湖，一在潮，一在雷，而以惠西湖為勝，子瞻以為不讓錢唐明聖湖雲。

樵湖

西樵下有湖，環山東南，隨水勢曲折而成，長亙六十餘里。湛甘泉嘗標為二十八曲，與弟子棹歌其中，予追和三章，其一曰：「二十三泉一半飛，飛為大小水簾肥。湖中盡是飛泉水，曲曲隨舟上翠微。」山上有二十三泉，皆瀑布也。其尤大者水簾。其二曰：「

東北湖頭接白雲，東南湖尾大江分。諸峰不在煙波外，七十芙蓉總與君。」山四圍皆江水，環有七十二峰，若芙蓉注其趺，故云。其三曰：「芙蓉一朵一飛泉，流作湖波蕩碧天。廿八花灣行不盡，江風吹上瀑花邊」。山上又有天湖，方文襄嘗畜三瀑布為之，亦稱三瀑布湖。三瀑布者，其一出大科峰北麓為雙泉，流至雲表村為西竺泉，注於寶鴨池乃為瀑布而下。其一出小科峰北麓，合碧雲二泉注觀翠岩，又合紫雲溪，逕白山村、伏虎台乃為瀑布而下。其一出諸度坑，曆銀瓶、盤龍石而下。又有二小泉，一出盤龍石側，繞石泉書院門而東。一出後岡浮石，並會東澗之水而入天湖。天湖凡受大水三，小水二，煙波浩淼，望若無際。流至山下復為湖，下湖之水，即上湖之水也。每當雨過，輒有飛魚掛林杪，嚮人截湖口而取之。湖口有方子釣台，予嘗垂竿其中。

二湖

會城中故有二湖，其一曰西湖，亦曰仙湖，在古甕城西，偽南漢劉　之所鑿也。其水北接文溪，東連沙澳，與藥洲為一。長百餘丈，歲久淤塞，宋經略陳峴疏浚之，輦　故苑奇石置其旁，多植白蓮，因易名白蓮池而湖亡。其東偏，今有仙湖裏遺焉。其一曰蘭湖，《南越志》「番愚北有芝蘭湖。」《廣州志》「蘭湖在雙井街，其水常瀦。」今亦亡。其地亦猶曰蘭湖裏雲。城中又有二洲，一曰粵洲，在玄覽台西，為白雲之水所注。一曰藥洲，在越王台西南一里，即　所鑿仙湖，與之為一者也。二水既廣，復與番禺二山青蒼映帶，每當春秋佳日，登臨者不出三城之外，其觀已足。今也三城連而為一，三山亦失其二，番與禺僅存培塿，而洲與湖之煙波浩淼皆不可問矣。王於一有言：世之變也，誌風雅者，當紀亡而不紀存。嗚呼，吾粵之所亡者，今豈惟二湖二洲之勝概而已哉。

陷湖

遂溪有陷湖，湖故托、寧二村也。相傳隋開皇時，有一白牛過之，村人殺之以食，風雷暴作，二村遂陷為湖，至今淵深不測，有龍居焉。旱則有司殺一白牛沉於湖以禱，霖雨立至，蓋激龍之怒雲。其水痕晴則日增，雨則日減。或曰：此為海眼，潛通於海。凡雨皆自海生，雨則水氣上於天，此泉下趨，故日減。晴則水氣復瀰於海，此泉不瀉，故日增。

照鏡湖

番禺治東北五十里有小湖，每旦，湖中有一輪，光明如月，大四五尺，朝日射之，搖蕩

照耀，土人以為古鏡，因名湖曰照鏡。有歌曰：「湖中有鏡長如月。」然淘之亦無所有。自掘斷後山龍脈，鏡光遂隱。

夫溪

夫溪，在仁化東北百里，昔有婦送其征夫至此，故名。予有《夫溪曲》云：「夫溪溪水水分流，流向東西似禦溝。恨絕當年征戍婦，潮痕長與淚痕留。」又德慶東五十里，有夫號水，其十里，有思夫水，昔有征夫不歸，其妻思之哭以死。比夫歸，未及家十里，聞妻死，亦號泣死之，鄉人因名其村及水曰夫號。水有二派，東派出西源，西源出富豪，合流入於西江，即思夫水也。水旁有思夫村，其歌云：「思夫之水，流聲嗚咽。夫號之水，與之同絕。」

月溪

月溪，在廣州白雲山之陽，群峰掩映，若雲間之月，故曰月溪。宋時有月窟庵，予詩：「月溪如月在雲間。」

銀溪

銀溪，在大埔西七十里，所產魚不腥，以其水浣衣，不用粉漿，自然皓白，故曰銀溪。詠者云：「水有銀光是月華。」

陸溪

陸溪，在德慶西四十里，其源出佛子嶺，東流四十里入於江。自陸賈至此，溪名陸。山名錦石，江名錦水，亦曰錦江。以賈所曾濯錦，又名濯錦川。人知蜀有錦水錦江，不知東粵亦有之。舊有大中大夫祠，在錦江上。有詠者云：「陸廟春晴候，花飛錦水香。」又雲「陸賈祠前錦水香。」仁化亦有錦水，其源一出崇義仙人嶺，一出太平山，會於長江水口過龍石，水中石五色如錦，亦曰錦江。

香溪

有人自石龍得一小水，沿洄於斷峽深林之間，三日而至羅浮，舍舟八里，則衝虛觀在焉。

蓋此水即羅陽溪，為羅浮七十二長溪之一。然自來遊羅浮者，而東莞，而增城，而博羅，皆由陸路以入，未有蕩槳溯流，竟可達朱明之洞者也。此水無名，予以山中販香屑者，時時駕筏往來，因名之曰香溪，以為入山奇道。為詩云：「不用仙人綠玉笻，朱明門戶水重重。因君識得香溪路，舟入羅浮四百峰。」又云：「三日仙源路不窮，衝虛觀口係孤篷。自來漁父無尋處，曲曲千岩萬壑中。」

沉香浦

沉香浦，在南海治南十里。昔無名，自吳隱之投沉香其中，浦遂名，浦亦幸矣。沉香在隱之，不如其在浦，浦存則沉香長存。士大夫有欲得沉香者，其問諸水濱可矣。自晉至今，南海無沉香也，有則惟浦中沉香而已矣。

沉香浦又一，在臨高城南。昔有縣令，投沉香其中，沉香時隱時見。後一縣令，使人沒水取之，沉香長丈許，大三四尺，出水時波濤洶湧，聲若驚雷，久之復自沉沒，蓋亦有神雲。

沉香浦凡二，而墨研沙一。沙本無沙，以墨研而成沙。浦亦無浦，以沉香而成浦。然浦猶有其二，而沙僅一。然則投沉香者，猶易於投墨研者耶。浦與貪泉，皆以隱之得名，能飲貪泉者，能投沉香。今之不能投沉香者，皆其不能飲貪泉者也。吾將浚貪泉之源，而決其流，放乎三江，盈於五嶺。使士大夫飲者，多為沉香而作浦。

昌樂瀧

昌樂瀧，在樂昌縣西北六十里。自瀧口以上至平石，凡有六瀧，乃酈生所稱。崖壁峻阻，岩嶺幹空，交柯雲蔚，霾天晦景，謂之瀧中者。瀧中之山名監豪，兩峽相抵觸，欲崩欲陷，楓、楠、豫章諸大木撐之。天從石罅中出，僅尋丈許，隨峽勢以為大小，屈曲縈回，百餘里至瀧口，乃稍開豁。峽中一名武溪，其水源出桂陽王禽出，入臨武，經鷓鴣石南流，合瀘水泠君之水，激為大瀧，灘流贔怒，驚湍飛注。凡有六處最險，其曰寒瀧者，濤風沫雪，凜冽如深冬，舟出沒者，衣盡濕。如裸而泅，凍不可忍。上有廟，祀漢桂陽太守周昕，報始疏鑿之功也。廟左祀昌黎韓愈，愈昔至此，不敢涉。有《瀧吏》詩云：「險惡不可狀，船石相舂撞。」故亦稱韓瀧。一曰金瀧，其崖昔為雷擊，傾裂數百丈，頹波所入，眾壑砯衝，鼓若山騰，轉如電掣，嘗有金銀光怪。一曰白茫瀧，一曰垂瀧，懸洪百餘仞，彙為巨潭，洄洑騰沸，望之茫洋。一曰梅瀧，上多梅樹，有獸白毛而長臂，

旦夕吟嘯，人以為猿公。一曰腰瀧，言在瀧之腰也，亦曰穿腰瀧。舟人率以兩篙穿腰，舁舟而上，日不能十里二十里。舟下者，勢如劈箭，直入九淵，離巨石嘗一發許。路或窮，折而入岩竇，則山液滴瀝，陰濕毒淫。若有蛟蛇鬼怪之物，欲相搏噬，令人淒神寒魄，不能自持。自寒瀧至此皆絕險，舟上者與石爭，下與水爭，與石爭者勢在篙，與水爭者勢在船。其可為力者，人半之，不可為力者，天亦半之。出峽至瀧口，有鵝公石，在水中險若淫預，過此乃敢泊舟。嶺南謂水之湍浚者曰瀧，諸州皆有瀧，英德有瀧頭水，羅定有瀧喉，而以此六瀧為大，六瀧又以穿腰為大。予有《瀧中號子》云：「舟子穿腰欲上天，下瀧船笑上瀧船。上瀧爭似下瀧險，一片風帆亂石邊。」又云：「舟隨瀑水天邊落，白浪如山倒翠微。巨石有時亦卻立，白鷗欲下復驚飛。」瀧口東岸，有趙佗古城，佗昔自王，首築此以扼楚塞，蓋以秦新道惟此瀧中最險。彼北從湞水、西從漓水以入者，險皆不及瀧口。有望瀧樓，去縣西北三十里，縣西門曰西瀧，其東曰東川，南曰武水，武水至縣南有龜峰，橫當水口，水為縈紆倒流。上有一亭，予書曰武溪亭，有記。

白鵝潭

珠江上流二里，有白鵝潭。水大而深，每大風雨，有白鵝浮出，則舟楫壞。丙申五月朔，二白鵝狀如小艇，隨波上下，時無風雨。舟經此者皆見，以小銃逐之，飛數百步沒於水。相傳黃蕭養作亂，船經此潭，白鵝為之先導，亦妖物雲。

賭婦潭

賭婦潭，在龍門蓼溪水口。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，各持竹一邊，從上流擲下，雲兩竹相合，即為夫婦，至下流觀之，竹果相合如生，遂成夫婦，故名潭曰賭婦。潭上竹林名媒竹，予有謠云：「兩邊生竹合無痕，生竹能成夫婦恩。潭上至今媒竹美，枝枝慈孝更多孫。」又博羅有合竹洲，其事亦相類。

十龍潭

十龍潭，在東莞縣東南三十里，其山曰深溪，與彭峒、大嶺、青嶂相連，甚幽邃。山有一大瀑布，注處輒為一潭，凡十注，遂成十潭。初潭在谷口，春水初生，潭上之石輒掩其直瀉，水皆橫飛以入潭，狀甚詭激。右折為第二潭，水稍平，石齒曆曆可數，其上蒼壁平削，飛溜濺空，白晝轟雷砰磕，破頂門而出，毛骨為之寒豎。其下瀦水相環，如雙輪回轉，為第三、第四兩潭。又上峰益釭峻，水益湍駛，溪中多有美玉，色如紺青，樵

人以礪斤斧，異花芬鬱，雲霧晦冥。白沙朱草之間，虎跡嘗暖，此山之最深處也，是為第五潭。上百步為第六潭，左右多怪石，突怒偃蹇，橫抵飛湍，勢若熊羆決鬥，以與潭水衝擊。常有火光熊熊，隨風四射。然火光非生於石也，凡海水寒則生陰火，潭水熱則生陽火，此陽火也。潭水寒而與石衝擊之，過則熱，熱故生陽火也。如是者，凡在第七、第八、第九潭皆然。磴道峭危，往往中絕，涉澗蛇蝮行，乃得至大瀑布下。大瀑布高千尺餘，排峰直注，水花成片如雲，既墜復起，從空旋舞，備極環詭之觀。其下為第十潭，水甚黝黑，是為激龍之淵，天旱，人輒怒其龍而投以熱鐵，則大雨，故曰激龍。石上有古刻「飛泉」及「紫虛洞天」六大字，筆法用顏魯公。

川

川，在高明城南，區太史海目之所居也。嘗有泛　　川出三洲口溯大江至石洲詩，又有《　　川花樹歌》云：「正月二月春風微，　　東　　西花亂飛。著水纔衝青雀舫，因風復上白鷗磯。」

思鄉水

思鄉水，源出廉州之廢石康縣思峒山，至武利江復還本縣界內，入晏江，以其去而復還，故名思鄉水。予有謠曰：「水亦思鄉向故山，人流不似水流還。人流若似思鄉水，那有離愁在世間。」

黃塘

端州七星岩西有仙掌峰，峰下有湖曰黃塘，相連數塘為一，廣百餘頃。野生荷花菱芡之屬甚眾，以水深，蓮莖長至二丈。予棹歌有云：「一丈蓮莖二丈花，枝枝高過釣魚槎。」又云：「蓮花二丈穿蓮葉，蓮葉雖長不及花。」

黃泥灣

舟自黃泥灣乘流至陽春縣，一路重巒復嶂，與羅旁諸山相接，百餘里不斷，平疇中往往削出奇石。每一石高百餘尺，皆有古木槎椏其上，藤蘿下垂如瀑布，苔積如雲，蒼翠陰寒，停午失景，如此者數十百石。人家在岩洞中，與蝙蝠分其芝房，與猢猻爭其果蓏，偃臥者乳床，漱飲者窪尊，多有巢居穴處之遺焉。竟日倚篷玩賞，恨奔流太駛，不能細

加領略耳。嶺南多佳山水，此乃羊腸小路，行旅罕經，故無有言及黃泥灣者。

迷坑

廣寧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，橫亙十五里。其坑凡九十有九，坑坑相似，失道必三日乃得出，采筍者一一記其處，稱曰迷坑。山歌云：「莫采廣寧圓嶺筍，迷人九十九條坑。」

潮水泉

韶州清溪驛東五里許，有潮泉。泉有雌雄，雄大而雌小，一雄長則一雌消，日凡三長三消。初以雞鳴，次午次酉。消則涓滴不留，惟秋冬間泉無消長，乃有細水長流。土人以泉應潮，名曰潮泉。湛文簡云：「此泉或如龍蟄，或如雷聲，倏忽無時，天下之靈。」予詩云：「一泉天半有神靈，吸得江潮上翠屏。千里潮來清遠峽，不教一宿返南溟。」連州南亦有潮泉，仲春至孟秋，每日從醜湧流至申。仲秋至孟春，每日從申湧流至醜。其下流又有斟泉，一曰斟溪，或經年無水，或一日十溢十蘸。始興城東百里，有朔源泉，長於朔，消於晦。新興北蕨村有井，水泉溢出，高於他水尺餘。平時澄澈可鑒，至辰未則泉渾濁，流出木屑灰塵諸物，良久如常，是皆與潮通者也。

貪泉

石門有泉，飲之輒使人貪，名曰貪泉。語云：「登大庾嶺，則芳穢之氣分。飲石門泉，則清白之質變。」由來久矣。然泉獨不能得之於隱之。隱之雲，試使夷齊飲，終當不易心，則是泉之力，亦有時而窮也。嗟夫，粵處萬里，禁網故號疏闊，異時吏者因得以操柄取盈，念無以謝粵民，則委罪於石門之泉。曰：「是飲焉，而能使人易心而墨也者。」而東莞之南，黃嶺有廉泉焉，長令者亦未聞有飲之而廉者也。何均之泉，而廉者不能使人廉，貪者乃獨使人貪，其人累泉乎，泉累人乎。

貪泉一在連州之五溪水，與在石門者為二。二貪泉為吾粵大患，飲者自陸大夫始，數千金之裝，捆載而西，千載下士大夫莫不豔之。珠璣、犀、玳瑁、果、布之奏，視者猶外府也。至輒甘心焉。曰泉實然，泉之見罪，非有吳刺史不能釋。泉乎泉乎，蓋望吳刺史也如望歲哉。

豐湖二泉

惠州豐湖有二泉，曰清醒，曰古榕。清醒在豐湖南姚坑，泉口僅如盂，日汲數十石不竭，水比他泉稍重。古榕在湖峰西麓，迸出石隙，甚芳冽，清醒則甘。然冬盡春初，古榕泉味復與清醒埒，清醒不變而古榕獨變，亦異甚。

醴泉

醴泉，在開建縣一里，從石中流出，味甘如醴，一名酒井，人聲一呼，輒有白沙滾起，泉隨沙上，涓涓不息。予詩：「泉應人聲出，潺湲滾白沙。」

壽泉

壽泉井，在興寧東二十里，每大雨，諸坑塹濁水交流於井，井水獨清，土人名其地為井子唇。濁在唇而清在腹，汲者去其唇之濁，取其腹之清，味甚甘，飲之多壽，是曰壽泉。

三泉

瓊州有三泉，其在府城東北者曰雙泉，相去咫尺，一甘一鹹異味，蘇子瞻名曰洞酌，有詩云：「酌彼兩泉，挹彼注茲。一瓶之中，有澠有淄。」其在州北郭三里者曰粟泉，出石罅中甚甘，泉底多銀沙星，有粟葉長青，時時浮出粟米，啖之香美，子瞻名為粟泉。或曰泉非真浮粟可食者也，泉脈上湧細白沙，累累若浮粟耳。凡佳泉多兌之所出，乃天地血脈之水，最養人。山中石泉，則天地精髓之水，坎之所出，味寒冽，不甚養人。此泉與大澤相通，又含粟米之氣，是真可以久服者。

甕泉

甕泉，在龍門南四十里，有石甕七，大者徑二丈，小者一丈，其深莫測。上有泉，自石間湧出入於甕，濤聲春天，如雷闐闐。予詩：「石甕東西七星列，天泉日夜一雷春。」

十三疊瀑泉

春州十三疊瀑布，為天下飛泉之冠。廬山三疊泉方之，鮮如也。予詩云：「匡廬三疊掛虹梁，復有黃山九疊長。爭似春州十三疊，交飛白水一天涼。」又云：「陽春白水十三

疊，勢比增城白水長。更有崆峒嚴洞好，龍床偃臥絕清涼。」又云：「一疊冰霜一疊雲，峰峰霑濕女蘿裙。白猿不敢潭間飲，鎮日雷轟隔嶺聞。」予平生絕愛瀑泉，嘗亭於三疊泉之下，為三疊泉操以落之，茲於十三疊泉，益用流連忘返。斯三詩亦將寫之於琴，而名其琴曰十三疊泉。銘之曰：「春州十三，匡廬三疊。於此琴中，流聲相接。」

海中淡泉

海中淡泉凡六，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，曰鼇泉。在五都蚊洲者，曰蟻洲泉。在陽江西北六十里，三丫港西水旁者，曰三丫泉。在澄邁東海港中者，曰那陀泉。在文昌七洲洋山大海中者，曰淡泉。在陵水東大洋雙女嶼者，曰淡水井。皆不以海而鹹者也。蓋天一之水，上出而果行，故淡，此源泉之混混者也。海水者，眾流之委，以潤下故鹹，鹹故不能生物。古人祭川先河，重其有源。又淡而能生物也，物生於淡，淡者一陽之真味，出於坎之心，浮於兌之面，而不少變，陽實於中故也。

朋泉

陳文忠以抗疏罷歸，於城北白雲山築館，曰雲淙別墅。中有鏡機堂、寶象林、無畏岩、海曙樓、邀瀑亭、餘簫閣、清泠庵諸勝。嘗榜少陵句於門云：「天下何曾有山水，老夫不出長蓬蒿。」識者知其有憂世之心焉。公以雲淙噴薄，為瀑布下流，其水湍激悍怒，不可瀾茗。一日摩挲岩石，忽有兩乳泉從指間臍沸而出，甘冽清寒，具中泠之味。公大喜，謂斯泉有偶，如賢哲之不孤生，因名之曰朋泉。自公殉節，雲淙淪於煙草。予視斯泉，猶公之碧血，而不能飲。

溫泉

電白縣西三十里，有冷水池。池中有溫泉噴出，縷縷如貫珠，至溪則怒流澎湃，觸石生煙，熱乃愈甚，一二里猶炎蒸，鬱鬱不散。其餘山谷，亦有溫泉四湧，遙見火雲蓬勃，丹氣炆煴，行者莫不汗流浹體。泉微作硫黃氣，其熱可以湯雞瀹卵，而寅、午、酉三時尤灼，他時則稍殺。蓋丙火生於寅，丁火生於酉，有帝旺於午故也。斯乃神人所暖，主療人疾，痿、瘵、痱、扃，浸之則痊。故張平子云：「覽中域之珍怪，無斯水之神靈。」蓋火德所鍾，非同井之冽寒者也。粵本炎徼，得陽明之精氣居多，故其地皆產五金八石。五金之水寒，八石之水熱，有五金之所即有八石，有八石之所即有五金，而溫泉則多為硫之華、丹砂之英之所融液。嶺南純火之地，生八石之所十之六，生五金之所十之四，

故溫泉之旁，皆有涼水以和其湯，處處皆然。博羅之白水山，有二湧泉，相去僅步武，而東泉熱西泉寒，遊人以西泉解東泉，然後調適可浴。唐子西以為吹氣為寒，嘔氣為溫，而同出一口，不知西泉之寒，五金之水也，東泉之熱，八石之水也。五金八石，相比而生，故咫尺間一寒一熱各異也。又惠州城北有三井相連，其泉一冷一溫一熱。而英德湘陂村有圓水，廣二百步，一邊暖，一邊冷。冷處清綠甚深，暖處白而渾，玄素既殊，涼燠亦異，是名除泉，亦猶江乘之半湯泉也，此皆五金八石之水所分也。英德又有熱水湖四，一在潭頭，三在太平庵溪左，皆湧沸如湯。乳源縣西二十里，有鞋田溫泉，出於石長盆中，溜湧如沸，名天湯，人多以蘼蕪香茅雜投其中浴之。其西二十五里，有小湯盆，又西三十里，有西田溫泉。西北二百二十五里，有大坪溫泉。而海岱溫泉有四，與榔木橋水尤熱。曲江東南五十里有溫泉，每霜雪時，益沸湧，炎氣雲浮，以熟生物，與炊者等候。然時有細赤魚遊其中，弗為灼也。化州有溫泉，在州北。為羅水之源。遂溪有溫泉，在瀾洲，其泥黑，以浣衣可白如雪。新安有湯井，在玉勒村，秋冬嘗有煙氣。新會有湯湖，在城西南一百十里，迤邐長溪、中流一帶，其熱如湯，上下之流皆冷。東安有熱泉，在城西南之西山。從化有溫泉，在縣東山麓。陽山有溫泉，在龍阪灘側。翁源有溫泉，在縣北桂竹峒，與韶城通，常有芝麻浮出。龍門有溫泉二，一在縣西十里，一在縣南六十里。清遠有溫泉二，一在邑東湞江陽塘村，一在邑西善化鄉。樂昌有溫泉三，一出泠君山下，一出縣北之周山，一出九峰湯塘。始興有溫泉，出靈水源上，當隆冬時，蒸氣數丈，凡二井。上浴而下烹。又有四溫泉，一出涼源，一出躍溪，一出葫蘆洞，一出清化。興寧有溫泉三，一出吉湖傍，既泛湖漘，復潛行地中，自竇湧出，居人熇盥以為常。一出南墩，其一出北墩尤熱。一出縣南泥沙中，廣可百尺，如蟹眼者百餘。河源有溫泉六，一在和溪，一在黃沙，一在熱水，一在立溪，一在黃田，一在康和。和平有溫泉三，一在湯坊水，一在馬塘江，其一在浰頭者尤熱。長樂有溫泉六，曰雞子嶂，在縣東南三十里。曰橫陂，在縣東南五十里。曰下埠，在縣東南六十里。曰排嶺，在縣東南七十里。曰大渡，在縣東百里。曰嵩口，在縣西二十里。海豐有溫泉，在縣西北鵝埔嶺下。潮陽有溫泉二，一在新田山後，深廣四五尺。一在縣西坤柄山，地曰湯坑。饒平有溫泉，在東十里湯溪，流為別溪者三，入於海。惠來有溫泉，在西坑，冬時益熱。平遠有溫泉潭，在城東南五十里鐵礦山側。瓊山有溫泉，在縣南西黎都上十三峰下。文昌有湯泉，在縣南五十里多尋都，周百餘步，冬夏常溫。樂會有溫泉二，一在縣西上北偏鄉，一在城南十五里，嘉濂小河之側，名溫泉河。萬州有溫泉，在西四十里普禮村，凡五六所，而西田埇者尤熱。陵水有溫泉，在西北五十里。崖州有溫泉，在{　思}篙嶺下。又有熱水塘，在州北三里。感恩有溫冷池，在城東十里許，池周三丈，中分兩脈，一溫一冷。又有溫湯泉，在城北七十里。昌化有水曲泉，在縣南黎都，四時恒溫。澄邁有溫泉三，一曰南滾泉，在縣西封平都田中，夏冷冬溫。一曰淹豔溫泉，在縣西青嶺東。一

曰水曲泉，在縣南黎都，四時常溫。臨高有冷熱泉，在縣西南百里，其源自討倫嶺，中分冷熱。羅定有溫泉二，一在平竇白龍堡柏水坪，一在雲際山麓，廣二尺，一名雲沙。信宜有溫泉二，一在譚峨鄉，一在縣城南半里許，春夏溫，秋冬大熱。陽江有溫泉二，一出北慣官路南，秋冬尤熱，氣蒸蒸嘗若煙霧，一出南河蚺蛇岡東。陽春有溫泉二，一在城東之南鄉，方廣四丈，深二尺，香潔無硫黃氣。一在城西北丹竹村，廣可三丈，長四尺，深半之。恩平有溫泉三，一在那吉峒，一在雲立山，一在仕峒之馬蹄岡。石城有溫泉，在縣東北八十里，石洞山之北，冬夏如沸。龍門有熱水潭，在鸕鷀石上，隆冬水暖可浴。靈山有旺泉，冬溫而夏涼。蓋嶺南十郡，無地不有溫泉，而泉又善變，忽寒忽熱。蓋五金與八石相為製化故也。其多夏涼，則以夏時火在天上也。多冬熱，則以冬時火歸地中也。溫泉者，火之水也，稟純陽之烈氣，為養生者所取資，故古之丹客，率來嶺嶠，借此正陽津液，以變其純陰金骨。以水中之火補其陽，以火中之水還其陰，溫泉之為功也，蓋莫大焉。

毒泉

長樂有兩毒泉，其一在曾峒嶂下，相傳宋鄒太尉引兵征鐵板僧，去毒泉二尺許，以劍專刂地，泉即隨劍入地不為害。一在黃麋嶺，有軍士誤飲而死，文文山移營其上，禱而止之。曲江濛浬驛對岸，亦有毒泉，沾足潰爛，泉所注田數十頃，食其田穀者，一二年輒死，號蠱毒田。斯乃地之孽氣所注也，安得有鄒、文二公者，以至誠消其患害乎。

風井

風井，在陽江西北五十里南河都山巔，廣丈餘，深不可測。天將大風，井中先鳴三日，鳴止則大風起，蓋地至虛之所也。凡雷生於地之實，風生於地之虛。以實故雷出地而後鳴，以虛故風在穴中而已鳴，惟虛故生聲也。順德西南三十五里之美山，旁一石孔，有聲則風且雨。感恩城東二十五里，有一峒，春夏之間，竅中常發南風，猛烈如颶，晨起暮息，或至數日不息，亦皆以虛之故。然此皆陰風也。凡陰風出於地之虛，陽風出於天之虛，出於天之虛者其風生物，出於地之虛者其風殺物。

九眼井

九眼井，在歌舞岡之陽，相傳尉佗所鑿。其水力重而味甘，乃玉石之津液，誌稱佗飲斯水，肌體潤澤，年百有餘歲，視聽不衰。又嘗投杯於井，從石門浮出，舟人得之以為神，

名趙王井。《通典》謂南海有天井門，天井者越王井，門者石門也。井又名越台井，以在越王台之下也。廣州諸井此最古，南漢主亦嘗飲之，號玉龍泉。其廣丈餘，有九孔，文石為蓋，汲者欲得井華，分綆而下，瓶罌各滿，毋相抵觸，人甚便之。自漢至今，以為尉佗之遺澤雲。廣州故多佳泉，其知名者有十。正德間，學士黃諫譔《廣州水記》，謂城中井水九眼殊勝，城外則雞爬井甘冽，因名學士泉。次則九龍泰泉，次蒲澗簾泉，次越井，次雙井、甜水巷井，次韸々水，次洗白井，次居士泉，次藩司、郡廨二井。學士泉去九眼井五里，石泉也，今烹廟後界者皆用之。九眼井又一，在龍川治西趙佗故城，名越佗井，味亦甘冽。

綠珠井

博白縣本高涼白州，東粵之地。其西雙角山下，有梁氏綠珠故宅，宅旁一井七孔，水極清，名綠珠井。山下人生女，多汲此水洗之，名其村曰綠蘿，以比苧蘿村焉。綠珠能詩，以才藻為石季倫所重，不僅顏色之美，所製懊儂曲甚可誦。東粵女子能詩者，自綠珠始。今雙角山下及梧州，皆有綠珠祠，婦女多陳俎豆，其女巫亦輒歌喬知之綠珠篇，以樂神聽。綠珠又善吹笛，傳其弟子宋禕，笛譜舊存祠中，鄺湛若常手錄以歸，有《蒼梧訪太真》，《綠珠遺跡詩》云：「雲裏玉環妃子井，綠蘿金穀懊儂村。霓裳散華清舞，玉笛難招博白魂。」妃子井在容州雲淩裏，水最冷冽，飲之美姿容，旁多香草。容州又有綠珠江，予有《容州詠綠珠遺事詩》云：「綠珠江水綠，人向鏡中留。金穀知誰似，翔風見亦愁。月中教橫笛，花裏墜飛樓。自作懊儂曲，風華不可求。」又云：「自舞明妃罷，何曾秘玉顏。裁縫絲布[A15N]，遊戲犢車間。笛響虛無外，樓高煙雨間。容州誰不羨，雙角美人山。」湛若云：「綠珠玉笛有屍滲，土花斑駁如繡。」昔宋禕持入宋明帝宮，禕死以此笛為殉，巢賊發宋諸陵得之。後入交趾，清夜聞歌，每能自叫，槃公以名馬五十匹易之。其井汲飲者，生女必麗，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，女絕麗者，亦損一竅。予嘗說其父老使除之。」大均曰：「綠珠之死，粵人千載豔之。愛其人並及其井，使西子當時能殉夫差，則浣紗溪與此井，豈非同為天下之至清者哉。」予詩云：「懊儂曾照井泉清，一代紅顏水底明。」又云：「一自綠珠留此井，風流不道浣紗溪。」

何仙姑井

井在增城會仙觀，其深不測，水比他水重四兩，味清甘，人多汲之。何仙姑去時，脫履其上，故井上有亭曰存仙。吾疑井脈通羅浮，仙姑當時從井中潛出，見於羅浮麻姑之峰，令人取其遺履井上，蓋以水府為解也。浮丘為朱明門戶，有珊瑚井，井者朱明門戶地，

地道四通，以一竅為往來之所自，此井如之。人見以為井，不知其為洞天也。

亞姑井

羅定界石村，有曰東西二井。萬曆間，村中有婦善淫，人或犯其小姑，小姑沉東井而死。婦慚悔，亦沉於西井。今東井水至清，居人汲飲，稱曰亞姑井。西井則甚濁濁。予為銘曰：「水不能清，以姑而清。姑之清兮，水之榮兮。水不能濁，以嫂而濁。嫂之濁兮，水之辱兮。惟婦與女，水其因汝。人不知之，水則知汝。籲嗟婦兮，畏此水之知兮。籲嗟女兮，畏此水之因兮。」

龍井

西寧治東五里，山半有龍井，大僅尺許，深五寸，滲出沙中，不盈不竭，飲之味冽以甘。予詩云：「瀧西一龍井，涓滴是真泉。有本雲根裏，無聲瀑布邊。」

海月岩井

東莞海月岩側有石井，深六七尺，窺之輒見風帆來往。或有詩云：「井底風帆人盡見，非關倒影海中來。」

官井

樂昌治東南百步，石上有湧泉數穴，味甘冽，名曰官井，亦曰玉井。井水流入水溪，潺潺有聲，上有古榕數株，垂陰茂密，人家列居其旁，不用繘井，而水無不至滿而溢焉。則溪分兩道以流之，溪之水為其所奪，濁而使清，輕而使重，溪蓋有厚幸焉。凡井水從地脈遠來者為上，近為江湖所滲出者次之。玉井伏流山谷間，至此趵突而出，乃天然美泉，非井也。古之為井者，底以黑鉛，鎮以丹砂，使長得純陽之氣，飲而無疾，凡以補泉之不足也。泉而天然，則金膏玉髓之所凝，所謂神仙美祿，名曰官井，以在官道之傍，人不得私，亦並受其福之意也。

肇慶七井

包孝肅為端州守，嘗穿七井。城以內五，城以外二，以象七星。其在西門外者，曰龍鼎

岡井，民居環抱，清源滑甘，為七井之最。此郡城來脈，山川之秀所發也。大丹幽溪邃澗之水，飲之消人肌體，非佳泉。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側，土肉和平，而巽風疏潔，乃為萬灶所需，食之無疾。孝肅此舉，端之人至今受福，大矣哉。君子為政，能養斯民於千載，用之不窮。不過一井之為功，亦何所憚而不為乎。《易》曰「君子以勞民勸相」，言鑿井之不可緩也。江城婦女，冒風雨出汲，在在皆然。惠州城中亦無井，民皆汲東江以飲，堪輿家謂惠稱鵝城，乃飛鵝之地，不可穿井以傷鵝背，致人民不安，此甚妄也。然惠州府與歸善縣城地皆鹹，不可以井，僅郡廨有一井，可汲而飲雲。

流杯曲水

流杯曲水有二，其一在增城張老岩，石版斜鋪十餘丈，一水從石罅中流，縈紆百折，遊人每以小石障下流以畜其勢，乃兩兩夾水而坐，使人酌杯酒置上流，聽浮遊所至，取而飲之。然有不得飲者，有一再飲者，有杯流至前，忽復流而之他者。有順流而下，忽復旋回而上者。於是嘩然爭飲，相歡以笑。其一在從化之北四十里，一泉自山巔飛下，分為兩帶，上下凡二級，曰百丈帶。其深處彙為淵潭，不可測，淺者流離四出，引之可以浮觴。又龍門有聖磔嶺，流水九曲，注為飛泉百十丈，下成深潭，亦可以浮杯逐暑。

滴

瓊山縣西北二里下田村，有第一水橋，名滴一。又一里有第二水橋，名滴二。又三里，水橋名滴茂。其南十六里有滴渭溪，西南六十里有滴天橋，澄邁有滴滾泉，有滴渚上都、滴濛陂、滴坑陂、滴豔溫泉，定安有滴白江，儋州有滴灘港、滴灘市，萬州有滴陵山、滴陵水，崖州有滴漏嶺、滴西嶺。滴之稱，惟瓊獨有，他處無之，豈以瓊在天下之南，名水多以滴者，其猶曰南之水耶？

漈

龍門縣其溪灘之極險者，名之曰漈。有曰濠雙十二漈，有曰白水漈。漈與瀧，皆天下絕景。六瀧可比閩之九龍，十二漈可比浙之五泄。舟子歌云：「寧上十九龍，莫上一六瀧。」

七夕水

廣州人每以七月七夕雞初鳴，汲江水或井水貯之，是夕水重於他夕數斤，經年味不變，益甘，以療熱病，謂之聖水，亦曰天孫水。若雞二唱，則水不然矣。廣州竹枝歌云：「七夕江中爭汲水，三秋田上競燒鹽。」

水之異

白水山在陽春西南，上有飛泉一道，注於潭中。天霽，潭有聲則雨，雨有聲則霽。九牛瀧在南雄城南五十里，一名龍罩水，下有深潭，雨久，響則晴；晴久，響則雨。臨高之東南邁龍村，江中有灘，久旱，灘響則雨；久雨，灘響則晴。瓊山博落溪中，有大石橫亙曰銅銚石，下有六大岩，水注其中有聲，旱聞之則雨，雨聞之則晴。澄邁縣南王家都有東巽泉，流瀉可三丈餘，朝響則雨，暮響則晴，稱聖井。仁化有龍王坑，一泉湧出，溉田千餘畝，霪則小流，旱則大流。天久無雨，雲自其泉騰至浮山巔則雨。澄海縣南有鳴洋，在南灣海中，聲起若雷，自東則風，西則雨。廣寧之西三十里有石澗，山泉自竇出，旱則聲聞數里，雨則否。南海縣治之北有日泉井，東有月泉井，日出則日泉井中先見日，與月泉井相望，月出則月泉井中先見月，與日泉井相望。南海西樵山有金銀井，一赤一白，相距尺許，烏利丹井也。注赤水於銀井，赤水不白，注白水於金井，白水不赤。茂名觀音山上有金玉井，潘真人昔煉丹於仙坡，其煙通於金井煙則黃，通於玉井煙則白。茂名上宮灣之水，與府治後龍井相通，名曰龍眼。下宮灣之水，與寶光寺虎並相通，名曰虎眼。信宜東有龍山，其南有石孔曰風窖，北有石孔曰雨窖。韶州有雌雄泉，一日兩潮，雄長則雌消，雌長則雄消。始興有朔水，朔長而晦消。博羅有白水泉，東熱而西寒。翁源有燕子泉，春出而秋伏，與燕子同其來去。鎮平有長潭，與綠水湖相通，湖清則潭清，濁則潭濁，清遠有米貴水，在金釵灣上，中有二水，有謠云： 「米貴水流朱溪岸，米賤水流綠林塘。」甘竹灘在順德之南四十里，凡灘水皆一流，而甘竹灘兩流，潮長則水滿而下灘，潮消則水乾而上灘。諺曰：「水消水上灘，水長水下灘。」是兩流也。蓋潮自灘入，汐自灘出也。舟行者，每紆道象山之陰以避之，名偷洋滘。文昌有浮山，屹立海中，分潮水西東。朝潮至浮山而東，暮潮至山而西，謂之分洲洋。瓊海分東西二溜，凡渡海必候流水，東海鳴則風，西海鳴則雨，土人每占之以候渡。又瓊海半月潮長則西流，海南易渡；半月潮回則東流，海北易渡。朔望前後潮大，上下弦前後潮小。雷之州東有調黎之水，日兩潮兩汐。西有那黃之水，日一朝一汐。予有《雷陽曲》云：「郎心好似調黎水，不起風波春復秋。日日兩潮還兩汐，令儂消卻別離愁。」又云：「花下歡聞白馬嘶，郎來日日在南溪。莫如瓊海潮相似，半月東流半月西。」文昌西北有分水江，一水分兩溪，左者色黑右者白，交流至海。始興有墨江，水黑如墨，流至江口與湞水合，五里間，黑白判然。萬州樟樹嶺石上有人馬跡，或沙水上，跡隱則歲豐，見

則歲歉。合浦南有瀇洲，去海堧可二百里，天陰雨輒望見之，晴霽則否。定安江中有石人，令賢則石人出，否則隱。

廣州城濠

廣州城北無外濠，以其地純石，又以山從南嶽而來，其首大庾，其足粵秀。粵秀為廣州主山，地脈一斷，則數千里神氣不相貫，故秦始皇鑿馬鞍岡而血流數日。岡在粵秀肘腋之間，靈異所結，乃東廣人文所恃賴者。然此方近山，又不可不為豫防之計。議者欲於城外築虛心墩台，台悉從城頭而出，以將軍大炮護之。又於城頭一帶，多築橫牆，自相隱覆，使敵人登高覘我，不能知城上虛實，亦一策也。

塞新河

郭光祿謂：會城妄將西翼龍沙從中擘斷，以為新河，此幾於蒙恬之絕地脈。蓋會城沙水氣脈，起伏周環，有情有勢，真天地造設之奇。惟右臂中斷，為害不小。今宜填新鑿之河，以培其舊，塞大觀之口，以折其流，使水徐至蜆子步乃出海，以順其勢。且也水循故道，性順而易行，力浚舊河，功省而易集。又宜開通彩虹橋、荔支灣、半塘上流，以引隨龍之水，使之迤南而會太平濠，東抱城郭，源既長而風氣固，則地富庶而人文大出雲。

開河

陶三廣公嘗從高州開一河，直達肇慶，功垂成，為人所沮。今因前緒而繼之，費不大而成永利。蓋雷、廉、高、欽地方所以寥落，由水路不通，少商販也。開此河，則四郡皆為沃壤，寇盜不治自弭。而雷、廉積滯之粟，由河至廣州，廣州因以資裕，地利至要也。又陶公欲開河三道，一從那龍渡東一里許鑿之，以通恩平縣南階山之水，以達蜆岡。一從綿陽湧鑿之，使西流以達麻濠之水，皆遇石而廢。一從南津港沿海而西，以達豐頭港，今淤。然那龍之水達於階山，不過十里，南津之水達於豐頭，不過三里。今取他道另鑿，迄有成功，亦百世之利也。恩平諸父老嘗以為言，守土大臣欲興水利，其以此地為先。

南海治西四十里，有兩山對峙，呂嘉嘗積石其下，名曰石門，蓋百粵山川之會也。史稱楊仆先破石門，得越船粟，即此。水今乾淺。三江之水，一由大路峽逕九江以入熊海，一由黃雀岡逕分水以趨珠江，其分流西南潭者，夏月四之一，餘月十之一，以故舟楫不

由石門。郭光祿云：西南潭二支之派，一繞廣州，一護順德、東莞，舊勢然也。今則沙淤水涸，不趨石門，會城無朝宗之水，無以貫通元脈，不得不勤君子經緯之慮。然則疏浚之功，不可闕矣。

潭滘河

潭滘河，在新寧縣境。新寧最邊海，明初設衛廣海，以為備倭阨塞。其前五十里地曰銅鼓角，山勢崒嵂，橫截海湄，怪石張牙，參錯沙際，風水衝激，噌吰成聲，舟舶每經，顰蹙震悚。稍不戒，船輒傾覆，蓋洋海之灩澦也。地去廣州三百餘里，一望汪洋無際，不可駐汛，猝有外寇，並力以渡，過險則揚帆直入，而新會、香山、順德、番禺等縣，邊鄙皆震。聞我治兵，輒先出險，徜徉角外，我師至險，方與風水為敵，餘艘不支，懼其犄我也，往往水犀遄旋，阻險而止，寇雖遁而不能追。兩廣總製吳公巡海至此，念新寧百峰山下有潭滘鄉，河形隱隱，湮塞已數百年，浚之徑海，可以去患而就安，趨便而奪險，一日製勝，十世之利也，於是下令浚河。河成，逶迤三十里，下通上川、下川以至廣州，上通廣海大洋以出角背。口子設炮台若干，戍以水軍，寇至既不得入，又不敢越我而過險。設或昧於一來，我潛師從潭滘出，表裏夾攻，必將片帆不返矣。不寧惟是，潭滘所處，逼近百峰、蕉石諸山，層巒疊嶂，其民獷悍，往往阻深跳梁，不就戎索。自潭滘開為坦途，兵民絡繹，至是奸宄失據，咸俯首而遵約束，此一舉誠眾善皆得雲。薛炎洲記。

潮泉

潮泉，在連州者有三，沈水洞、紅{石非}坪、楞伽峽。在陽山者有五，潮水鋪、滑石坑、潮下坑、桃江水口、蓮塘村，皆潮泉也。在蓮塘村者即斟水，其穴若井，或彌年而竭，或一日而十盈十竭，每大雨三日則竭。其出也，率以潮為信。自春至秋，醜出而申入，為陽之潮，乘天地之朝氣者也。自秋至春，申出而醜入，為陰之潮，乘天地之暮氣者也。廣南泉水，大抵應潮居多，而斟水尤不爽其候，豈山澤通氣，獨於斯有準耶。

三井

廣州有三井，一曰星井，在城西六里，古金肅外繡衣坊，始鑿見星於井。一曰月井，在廣州城內西南，古月華樓下，今鹽倉街舊月泉庵址。舊誌，月出則照映井底，光熒澄徹。又有日井與月井相望，在舊青紫坊千佛寺側，今惟月並存，餘皆堙。

羅漢井

羅漢井，在廣州城內光孝寺西廊，即古乾明井地。《古圖經》云：「寺有訶子，取此水和甘草煎，乳白而甘，又謂之訶子泉。」

永安五江

永安縣有五大水以江名，名曰五江。自雞公嶂至小黃花佛子凹，岡脊之地，其水四馳，南為秋鄉江，其流最長。西則神江諸水，東則琴江，北則藍口水源、秋鄉江、神江、義容江、琴江。其大者小水注之甚眾，大者為經，小者為緯，源流見矣。五江，一曰秋鄉江，在永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。其源二，一出琴江寶峒山，一出官山嶂下，合流而北，過火帶社，西納車峒水，東納石坑、鍾坑水，折而西，田子逕水南注之。至縣，轎尾水東北注之，堤坑水北注之。南下，豬母坑水又北注之，至半江東納牙溪水，至馬頭山西納下瀨水。又西納官坑水，又東納黃沙水，又東納雙螺濁水，又西納逆坑水，東南納軍糧水，至鳳凰岡北納清溪水，又東納南山水，又西納龜坑水、吉田水，至曲洫納下義水，入於東江。《廣東輿圖》云：其源一出縣東，一出縣北，眾山環繞，萬壑交流，百餘折而經馴雉司前。又折而至梅花嶺，入於江口。其曰牙溪者，一出羊角嶂北，一出公坑西，至番流水合流而北，納羅坑村水，西至牙溪口，入秋鄉江。曰黃沙水者，一出燕尾山，一出鳥禽嶂，至磜頭合流，北過上下湯梅子洫，西入秋鄉江。曰軍糧水者，出梅坑逕，北過唐田西北入秋鄉江。曰清溪水者，其出寶山嶂者為上下窖水，出狗頭山者為員墩水，合流，納瓦屋頭水，過沙子逕、神宮前半逕至旱塘。其出天子嶂者，為苦竹水，至旱塘合流，至鳳凰岡入秋鄉江。曰南山水者，出犁壁山北，過南山至石屯。其在歸善境者，一出黃草嶂，一出石塘，至洴塘合流，至上石屯合南山水，西北入秋鄉江。曰下義水者，出　翕石逕北為卷蓬水，出犁壁嶂，西為犁壁水，過上義高岡合流，納梅子壩水，過下義至曲洫，入秋鄉江。二曰神江，在縣西北一百一十里。其源二，一源在林村埔北，東出小黃花，西出嶂下。一源在林埔南，東出佛子凹，西出雞冠山，合流至龍潭逕，北受辣菜坑水，至黃竹逕，又北受曹坑水，至黃塘，南受白溪水，至橫石，又南受苦竹坑水，至　敢口，北受陳田水，至魚潭逕，又北受楊坑水，至陂角沙，南受龍頭山木公坑水，至停塘，北受花坑水，至企山下，南受大梨水，至鄧村，又南受禾坑水，入東江。《廣東輿圖》云：其源出雞寇嶂，周回百折，眾水注之，經梧桐山之前，又折而至江口，入於東江。三曰義容江，在縣西七十里，發源蔣峒尾，至飛鵝嶺合月角嶺水，過義容屯至烏鵲潭，其出大魯嶂、貓兒山者，至安全合流，至中田，合桃子園水，至烏鵲潭，入義

容水，至黃坭塘，受湯坑，入於東江。《廣東輿圖》云：其源出大魯山，折而至寬仁司之前，復折而入於東江。四曰東琴江，在縣東四十里，自雞公嶂發源，西受北坑水，至上鎮，東受象鼻逕水，至水口村，西受塔凹水，至練坊，西受童坑水，至官屋埔，東受甘坑水，至楊梅埔，西受馮坑水，至寺坑，東受黃小塘水，至羊羔，西受黎坑龜湖水，過長樂米潭至琴口，會南琴江，入於橫流渡，黎坑水出逃軍嶂，龜湖水出寶峒嶂。《廣東輿圖》云：北琴江自簾紫嶂發源，由山谷嶂折四十里入長樂界琴口。按東琴江，初誌稱曰北琴江，故《廣東輿圖》本之。然此江在縣之東，當名東琴江，稱北琴江誤，今改正。其曰塔凹水者，一出芙蓉逕過賀岡，一出解沙逕過袁田，至塔凹合流，入東琴江。五曰南琴江，在城東南六十里，其源自西來者，一出嶂下，一出橫排嶺，合流至龍窩，納吉峒水。一出公坑嶂，一出岑裏，合流至清溪，合施坑水，俱至明亭水合流，至中湖，納鬆坑水至柘口，自南來者，一出磡頭，一出黃坑，合流至小鱉，合貉老坪水，過細女灘，納掩桑水至柘口，會西水，過長樂、大梧，至琴口，會東琴江。《廣東輿圖》云：自羊角山發源，沿流由南嶺後曲折三十里，入長樂界琴口，與東琴江之水會合，入橫流渡。其曰黃花水者，東出芙蓉逕，西出陳塘上，不至鯉魚頭合流，北至散灘逕，納白溪水出康禾。

西樵三十二泉

西樵有三十二泉，其出於大科中峰之南，天峰之北，東流兩崖之下，瀉於雲谷者為左天泉。南自福老峰，流於天峰之南，瀉於雲谷者為右天泉。二泉最高，西樵第一泉也。雙流過仰眠峰，飛瀉於噴玉岩下，出於大坑。又南則四峰之泉注洗研池。出於厓子坑，流於九龍洞，出於西坑口，至於大坑，會噴玉泉而東，入於江。西則煙霞洞泉，伏流洞口，會於錦岩泉，又會於鐵泉，又會於龍泉，流於石子田，瀉於樂堯莊，為左垂虹泉，其雲端井泉二溢，流於龜頭社，瀉於樂堯莊，為右垂虹泉，合流洞口，出於羅漢岩，達於黃岡，而西入於江。北則大科村泉，流於西竺，會於寶鴨池，西出會於飲馬泉，南下為瀉錢泉，歸於天湖。其碧雲三泉，一出流清館，一出山坳，一出村邊，盈積五六池，瀉於觀翠岩，北會於階梯泉，與貴峰大槽之泉，歸於天湖，流出於豬坑，注無底井，又注於官山下，而北入於江。南則雲路二泉，流於村南，出於大觜山下帽峰，達於江村而南入於江。噫。一山之巔，九十六峰之間，飛泉四出，其多若此。或有詩云：「誰信匡廬千嶂瀑，移來一半在西樵。」

日月二泉

廣州城中有日月二泉，日之泉每夜輒有一日在其中，月之泉每夜輒有一月在其中。日泉今失其處，惟月泉在金華夫人廟神座下，有巨石覆之。又有星泉。予詩：「月泉西出日泉東，日月光生二井中。南海波潮從口上，朱明門戶與心通。朝含真氣知天一，夕有清光似碧空。汲取寒華供茗飲，仙人美祿此無窮。」

潮候

晝潮夜汐，天地呼吸之氣。廣州裏海，視大海每遲數刻，徑迅紆回之別也。俗傳初一十五，水上日午，初九二十三，水大牛歸欄。蓋潮候左券，瓊海潮晝夜惟一汛，半月潮長則西流，半月潮消則東流。予詩：「半月西流半月東，乘潮不必更乘風。」又臨高、儋州接壤間，水性迴別，儋州東流，則臨高西流，儋州西流，則臨高東流。予詩：「瓊潮係星不係月，東流半月西半月。晝夜從無兩汛時，臨高儋耳東西絕。」王佐云：瓊潮東西流之說非也。海水隻有消長，無東西流，蓋因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，瓊、雷南北兩岸相夾處，見水長上則以為西流，消下則以為東流耳。有分水漾在瓊海中流，漾南屬瓊，北屬雷州。予詩：「一漾分流大海中，南潮北汐不相同。」

移肇慶水竇

肇慶江干多石磯，苦無泊舟之所。或謂東門外三里許有躍龍橋，其下水竇兩重，為崧台石室一帶山水之所從出，如徙此竇，深入三四里許，瀦水成灣。可泊大小船數百，免風濤不測之患，且於本城下關甚利。竇旁居人稀少，田疇不多，官買之築堤，費約數千金而已，此似可行。

開浚河頭小河

新興河頭，有渠形在林阜中，可以疏鑿，使水南行三十里許，直接陽春黃泥灣，以通高、雷、廉三郡舟楫，免車牛挽運之苦，穀米各貨往來既便，則東粵全省之利也，此宜亟行。

第十六條坑水

羚羊峽內第十六條坑，其水絕佳，不讓靈山寺之水。予詩：「羚羊高峽內，第十六清溪。水比靈山好，流當斷岸低。」

南江水口

南江水口，有浮沉石在江中。舟人謠曰：「要知風雨至，但視石沉浮。」

貴穀坑

增城之正果有貴穀坑，茂林修竹之間，有細泉涓涓流出。鄉人云：「歲穀賤則泉流而下，穀貴則泉流而上。」因名之曰貴穀坑。予為易曰賤穀泉，銘之曰：「泉乎泉乎，毋以穀貴而害我農夫。」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